周中丞疏稿

石齋疏稿卷之六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 郁承謙 陳以聞 仝校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謀謨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安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將大小將領分別臧否疏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留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這議擬済多縉紳着通行申飭戒備不許怠

慢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各[illegible][illegible]賢否報去後續據常鎮兵備帶管

蘇松兵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備臣將查訪過大小將

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此比蘇

松按臣偶缺該臣看得蘇松常鎮襟江帶海

剥膚島夷三面衝險一葦可航加之年來海寇縱横商民受害葢倭之防也有時而盜之防也無時故患倭者患聲而患盜者實患形矣故臣節行該道總鎮嚴督叅遊守把等官各照信地嚴行整備楫緝防倭與防盜並重務使内外無警商民帖席及至汛期臣復親履海上督令副總兵李光先涉歷要害申明軍法凡窮洋絶島無不分布兵船呼應聯絡故兩汛恬然不惟海船無敢揚帆且令巨寇

一時授首則各將領防禦之勞似有不可誣
者既經該道查來又該臣覆覈無異相應照
例舉行除任淺不及期及功過未聞與夫水
陸各營總哨等官應革應留徑行查處發落
不敢瀆
奏外如江南副總兵李光先八面雄才一腔忠
赤談笑風清大海東南勢壯長城分守金山
副總兵鄭印蟠胄之兵甲素嫻運掌之發撝
允練五兵有律六出能奇標下坐營遊擊王

遷源節制嚴明才猷諳練善作材官之氣雅
多儒將之風福山守備程雲遇事大有擔當
樹士能同甘苦力剪巨寇大著威名楊參都
司袁時隆騎射習閑機宜曉暢力掃因循之
弊能收保障之功吳淞把總陸韜魁梧軼衆
忠義填膺惟潔守廉而無求故紀律嚴而寡
怨川沙把總張守爵翼翼小心赳赳勇氣守
能慎於一介技堪敵乎萬人圌山把總程大
受孝友惇士人之行韜鈐富長子之猷剪寇

功多籌海計熟奇兵總練原任遊擊莊以徵
機警絕倫展舒如意淨掃逋逃之穴足占設
伏之奇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才之選所當敘
薦錄用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將李先芳等照舊錄用循資陞擢庶將領知勸
兩海防有擇要繕險警屢聞隄備宜預申
飭防禦事宜以裕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
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分别臧否疏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留如其不肖據法議處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著通行申飭戒備不許怠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分防查數開報去後續據蘇松兵備副使
李右諫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將查訪過
大小將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册呈送到臣據
照比蘇松接臣久缺該臣看得蘇松常鎮襟
帶江海擁護
陵京島夷剝膚可虞海寇瞑目思逞況當茲凶
歲尤宜預防啟 臣 節行各道總鎮嚴督參遊

千把等官各照信地嚴行整備摻緝防倭與
防盜並重故兩汛情然不惟海船無敢揚帆
而恃値四年群盜亦且斂跡則各將領之勞
似有足多者既經各道查來又該臣覆覈無
異相應照例舉行除劉河游擊陳大猷吳淞
陸營把總余應瑞崇明把總陸萬鎰賢能任
淺及功過未開與夫水陸各營總哨等官應
草應留徑行查處發落不敢瀆
奏外如江南副總兵官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

事李光先守嚴一介氣雄萬夫援勦至卒傾
心按劍旌旗生色分守金山副總兵鄭印篩
砢不凡魁梧有貌氣雄於枕戈擐甲功高於
綢户徹桑永生洲參將陳九思氣奮萬夫之
雄胄喘百將之略一路功崇保障三軍色動
旌旗坐營遊擊陸韜真誠絕無機事廉靜雅
櫂清名允矣國士之風可堪大將之選福山
守備程雲鷹揚氣奮豹略胄藏三載横海功
高萬里長城堪寄吳淞水營把總張五美小

心翼翼大勇桓桓養士流絶甘分少之恩蹈海歷鋒尸戮蔡之屬川沙把總張守爵九死寧楊一濤蕩氛雖峭直不容於忌口而廉愛實孚於軍心游兵把總張文質頎異表赳赳雄風軍中號令分明海上波濤寧謐拓林把總王紀器宇寬閒慷慨才識疏通時懷襄華之略雅負籌畫之長圖山把總周元宰壯年偉貌熟諳韜鈐一望知為罴虎之群久試當懾鯨鯢之銳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才之選所

當欽薦留用田元宰到任雖十月原轉自臣
屬例得并欽者也內而副總兵李光先歷任
三年灘蕩萬口近邊合屬官軍及附近商民
同詞保留誠恐推轂之既及將攀轅之無從
臣乃批行兩道查議據兩道呈稱與軍民相
同誠出地方攀留之至情非如近時保留之
故套大都今之將領材勇人所時有廉潔實
其所難本官不惟有[illegible]兕衝效之勞且有飲
水茹蘗之操過古之名將所難[illegible]今時為

寡臣看據兩道呈稱薊遼昌平等鎮凡三年
大閱每年甄別參遊等官如署都指揮僉事
以任久加府銜署都督僉事原署都督僉事
以任久實授都督僉事仍留久任此見行事
例也而本鎮先年總兵朱文達亦以陞任後
留至九年之久夫東南海壖無異邊塞每汛
戒嚴不異秋防乃本官雖係府銜尚屬署職
三年防汛勞苦功多況其材品又有過人者
擬授一廉將以風勵貪墨此誠

陛下鼓舞將材一機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議
上請將李光先照例實授仍留久任鄭印等照舊
留用循資陞擢庶將領知勸而海防有裨矣
緣係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
裕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遵例　請給大臣　䘏典疏

為遵例

請給大臣

䘏典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楊洵呈據松江府申稱華亭縣鄉官原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陸樹聲據報於本年七月初九日終於正寢查得本官係境內大臣原有

䘏典祭葬贈謚著例已經行據本府儒學申稱會

同華亭縣儒學查得

大明會典一欵凡奏請
卹典萬曆元年題
准大臣病故應得
卹典如見任公差於外省許各該撫按勘明具
奏其在家致仕養病給假等項病故者許各地
方有司具本官履歷緣由申報撫按衙門覈
實類
奏中間果有行業超卓公論共推者據實開列
聽禮部議覆今照已故尚書陸樹聲在告三

十三年碩德重望
朝野瞻仰兩
賜存問公論共推
卹典相應具申撫按題
請道據本官嫡孫生員景先揭稱祖父臨歿遺
言平生未展過忝無一報效身後不得引例
以請祭葬父齊孝廉遵遺訓恐不敢請等情
到掌備申到府該本府看得
卹與乃

國家優大臣異數似難以一人而廢即本官厚
自撝謙予孫恪守遺言而地方有司官之具
申撫按之覆
奏載在
令甲固不可已也仰該學細查本官生平履歷
開列詳悉并查近例及
贈諡之典應否并舉一一具報以便轉詳又據該
學申稱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係
本府華亭縣人由嘉靖辛丑會試第一名以

二四年庚子壬寅以疾
請告在籍三年乙巳起授編修丁未會試分考文
字以守制歸籍丁巳起補南京國子監司業
辛酉陞左春坊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壬
戌改北兼侍讀乙丑陞太常寺卿管南京國
子監祭酒事丙寅陞吏部右侍郎本年以病
請告隆慶元年起吏部右侍郎又起吏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俱以疾辭萬曆
元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在任二年

甲戌以病

請告蒙

温旨勉留五疏奉

旨朕以卿學行著聞嗣統之初首先召用乃屢嬰疾疢累疏乞休情詞懇切准賜馳驛回籍欽此

戊子八十歲蒙

賜存問加太子少保給月米歲夫戊戌九十歲再

蒙

存問壬寅

[illegible]上

東宮三

賜存問謝

恩蒙

溫旨覽卿奏謝具悉誠悃知道了卿齒德俱隆三
屢存問朕所嘉尚齋奏孫男陸景元特准送監
讀書欽此今乙巳年九十七歲於本年七月初
九日病故又查

會典內一款大臣應得諡者禮部覆加咨詢稽

覈名實有應謚而未經題者不論遠近許各
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
又查近例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浙江平
湖縣人
謚卹典係浙江巡撫常居敬會同巡按御史黃鍾
具題奏
查萬曆十七年已故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廣
東歸德縣人
卹典係總督兩廣巡撫陳大科會同巡按御史馬

又經具題奉
旨看萬曆二十六年又查得正德十年間有禮部
尚書傅珪致仕考終戒其子弟毋請
恩典彼時該都御史張淳會同巡按御史董琅申
具題
特旨加贈諡廕錄俱有的據況本官之令德碩望
超軼古今非三臣所得彷彿者屢經
存問殊儀合
請易名公典備由回申到府又經行據華亭縣申

稱查例相同該本縣知縣熊劍化看得本宦
德性冲和風標高潔南宮魁士以文章擅聲
東觀蜚英務凝靜致遠掌國子務持本體士
子傾心韓禮曹獨著風裁遠夷殊悍新鄭以
揆與推之而不得江陵以好爵縻之而不能
非徒聞聖人廉頑起懦之風實允合大臣難
進易退之禮疏陳
宮府十事去不忘
君歸擁圖史五車自能善俗無欲故靜即鄉黨若

未知有尚書不言躬行雖隷辛盡信其為長
者如圭如璧媲衛武之德而過其年成象成
爻閲周文之易而符其算生前三蒙
存問當
聖明既有齒德與尊之褒歿後兩字易名在
朝廷豈無
錄𨚕珠常之典備由田中到府該本府知府蔡增
譽叅看得故官尚書陸樹聲人倫冠冕
聖代羽儀教胄子則玉染丹青以凝靜澹薄為身

範晉秩宗則人推貞白本禮義廉恥為國維
上台在趾武之間力辭
褒黼逸翮溘埃風而上靖獻琅玕德高而淑慎嗣
美於衛公望峻而平格默繼夫姬蘇秉清任
和之德行藏諧協明時通天地人曰儒著作
足參造化行業委稱並茂
謚卹允合兼除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華亭縣已
故鄉宦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
三朝耆碩百世型模辭逈高螭鳳之班春省棲夔

龍之武舉跬鉉鼎即要人莫得而羈縻競覲
鴻冥萬里高枕林泉雖走卒亦知其姓字咸
瞻壁立千尋晉秩公孤而俯僂若正父之恭
允足還醇末俗探玄圖史而象爻抉羲文之
秘真堪傳示來茲合祿位名壽而稱達尊者
三俱人間希遘之福徽歷始終榮遇而蒙
存問者三晉臣子難得之
恩數黨閭侈頌業已寵冠于生前
明主褒嘉自宜典隆於歿後既經該府查有正德

年間禮部尚書傅珪考終戒免乞
恩撫按仍為題
卹及近年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南京工部尚書葉
夢熊各題
允卹錄事例相應呈請合候本院俯賜會
題倘本官得蒙祭葬易名之典所以維世風而
勸臣工者端在是矣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
據松江府申報禮部尚書陸樹聲病故日期
緣由前來已經具

題外今擬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看得原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陸樹聲峰泖鍾靈機雲邁族志同范文正温飽之念俱忘學似陸宣公浮華之習盡脫麟經魁士籍通六十餘年鴻漸為儀期應五百名世人方切霖雨之望公獨抗浮雲之高時不可而掛冠年未及而抗疏欹枕鶴唳盡領故山之燕雲爭席漁樵不著曩時之爵里有司罕識其面兒童盡知其名易簀一言已徵大臣

考終之正

天恩三問未盡

聖朝眷注之私似茲完名宜當破例無論應得

恩典當予之全以示報德之公即易名

殊恩似不必需之久使速得為善之利者也伏乞

勅下禮部查照節年事例從優題

請施行庶百年之耆德有光而

一代之清議愈彰矣緣係遵例

請給大臣

欽與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遵例乞　殊恩優耆碩以彰　國典疏

為遵例乞

殊恩優耆碩以彰

國典事據署徽寧兵備道事徽州府知府梁應澤呈據池州府呈據石埭縣申准本縣儒學牒呈據本學生員陳應明等呈稱本縣原任戶部尚書今致仕畢鏘年登九十伏乞轉詳具

題等情到學牒呈到縣又據本縣里老蘇汝華

等呈同前事該本縣查得本官先於萬曆四
六年間奉
旨給與歲夫月米遞來編給在卷至萬曆二十四
年間年躋八十該撫按會
題禮部覆奉
聖旨鼎鏘准加太子少保着有司具禮存問欽此
欽遵加銜存問外至萬曆三十年欽奉
恩詔內一款文官二品以上致仕年八十以上者
有司具奏存問欽此又該撫按具

題禮部覆奉
欽依備辦彩帛羊酒存問訖今據通學生員通縣
里排各呈本官壽躋九十奉例呈請理應轉
達等因到府據此隨該本府知府黃流芳照
得原任戶部尚書今致仕畢鏘
清朝碩輔盛世真儒學本正誼明道心懸報
國奉公文章矜式乎多士望隆斗山勳業彪炳
於一時功高夔禹歷踐華階端亮素孚於
朝宁潛脩緑野楷模雅重於縉紳

天錫純嘏已躋九袠之尊榮
國有老成永賴
三朝之開濟宜加優崇用褒耆碩合無呈乞俯賜
轉達奏
請存問等因呈詳到道據此看得原任户部尚書
令致仕畢鏘
一代鉅公
三朝耆碩歷官中外文武剛柔之並用偉抃曠世
人龍

天錫純嘏禄位名壽之俱崇卓矣
明時瑞鳳
朝野仰如山嶽鄉閭奉若儀刑德盛禮恭望隆
實副敦倫睦族不殊潞公居洛之風明善誠
身可媲衛武好修之志前已兩沾
綸綍矧茲更濟期頤合請優崇以光
盛典等因到臣據此查得
大明會典内開文職致仕二品以上年及八十者
備米幣羊酒詔勞九十以上者具實奏來遣使

存問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欽奉
恩詔內欵開文官二品八十者有司備米幣羊酒
存問九十以上具奏遣使存問欽此除欽遵奉
行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隷監察御
史宋燾看得右𨽻縣致仕鄉官原任户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畢鏘山川鍾靈芝蘭藴德蚤
馳聲於文苑組緌春花繼游歷於台垣茂叢
秋實

廟廊倚之為柱石國人仰之如鳳星乃因秋風稅
駕養重望於林泉夜月除冠袍芳名於雲后
白首一節高卧念年即走卒亦知其姓名乃
官司罕識其顏面風高洛下文潞公之懿範
猶新月賦抑修衛武公之晚節彌礪茲當壽
届九袠之會恭遘
國慶
覃恩之時相應優崇以光
盛典既經該道查詳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禮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尚書畢鏘照例
遣官存問
特隆異數則
天休所被巖穴生光而凡在
廷在野諸臣莫不感戴
聖恩於無窮矣緣係遵例乞
殊恩俯睿頋以彰

國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鄉貳服闋疏

為鄉貳服闋事據徽州府申據婺源縣呈據本縣十二都一圖里長詹國祥呈稱本圖下兵部右侍郎汪應蛟於萬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丁父汪漢祖憂依例守制扣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闋起復呈乞給文申報等情到縣備由申府轉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原任兵部右侍郎汪應蛟誠可斷金而褆躬即一塵不染

如璞玉而遇事則百折不回秉鉞建旌鎮

綸當年望重杜門謝客林泉此日風清況當

茲釋服從吉之秋正本官移孝為忠之日伏

乞

勅下吏部查訪及時起用庶野無不用之賢賢無

不究之用而於

聖治為益光矣緣係鄉貳服闋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給由疏

為給由事臣晁年五十五歲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由萬曆八年進士本年六月內除授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知縣丁父憂回籍守制服滿赴部復除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十七年十月內行取選浙江道御史十八年四月內差長蘆巡鹽十九年七月內差河南巡按二十年八月內差北直隸提督學校二十一年五月內丁母憂回籍守制二十四年正

月內服滿赴部復補河南道御史二十五年
三月內復差北直隸提督學校二十九年十
月初三日陞太僕寺少卿三十一年三月十
三日陞通政使司左通政扣該三十二年九
月初三日止通前太僕寺少卿連閏實歷五
四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已經給由題
奉
欽依復職接俸管事本年十一月初十日准吏部
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周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
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寫勅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起程於三十三年二月十九
日入境交代接管行事扣至萬曆三十五年
十一月十三日止連閏共計三十九箇月零
十日內除聞
命起程至入境管事之日止計三箇月零十日不
筭外通前通政使司左通政又實歷正四品
俸三十六箇月任內為稽查章奏隨事考成

以修實政事三次奉
旨罰俸四箇月遵依罰扣訖查得吏部職掌內開
在京給由官員不拘陞俸降俸任俸罰俸俱
以見任職事所歷月日准作實歷臣係京官
查與前例相合總計正四品俸六年任滿例
應給由緣臣奉
勅巡撫前項地方未敢擅離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
上請定奪行臣遵奉施行緣係給由事理為此具

李專差　　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望輕招侮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疏

為望輕招侮聞言增慙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以息危機事伏念臣行能淺薄歷官無狀唯是砥礪名節誓死不渝以求不負

皇上任使實臣素志乃近閱邸報見御史陳宗契論臣極其詆誣不勝駭異臣欲辯則又如臺臣所云凌辱嫚罵自叙功德欲不辯則心非木石不能無恥安能無言謹一一剖析為

皇上陳之伏冀
聖慈垂鑒焉臣與原任左都御史吳時來從來氷
炭人皆知之臣令臨海時時來起官來見乘
輿直至臣儀門臣實不勝褊心不時出見又
將所乘輿麾之門外時來懟忿而去憾臣從
此始矣臣縣西偏空地為陳鄉宦故宅時來
欲得之屬所親致意臣謂其所親曰故宦非
可奪之產縣令非習傑之人必欲得之須善
價託所善求之縣官不敢聞也時來於是憾

臣愈甚丁亥行取藉使遲題十日臣便得及取數時來藉口急缺差用故急之使臣不得與取及後臣明取第一故事不應得道乃時來屬所私覘為匿喪考選之說害臣是時非同鄉二三正人深證其誣力持公論即道幾且不得是臣為小吏時已與時來忤幾不免毒手謂臣賴之以起家冤矣冤矣及後臣亦未嘗修怨也使臣當時鑿空尋事為時來發難端謂之修怨臣無辭也乃臣實不敢也特

不聽其嫉使耳始而時來嫉臣參論趙南星以保己臣不聽已而時來又嫉臣參論吳正志以保己臣又不聽夫時來方以殺人媚人之事授之於臣即臣與時來無怨義不敢受豈謂得之報怨故當是時長安賢士大夫僉然以此多臣抑實事加於己不得已而有名

臣何敢竊名也此特謂臣自惜其名則可不得謂之險矣若果如臺臣所云必當時使臣參南星則參南星參正志則參正志拱手聽

命一無所違而後謂之不報怨不竊名乎命
時來雖已故郎中趙南星主事吴正志見在
可証也非臣曲為之觧也乃若故相張位臣
雖與同鄉原不相比同鄉賢者可為左證科
臣劉道亨之疏作甚疑臣一日令通政使張
鳴岡之任金陵
朝房謁辭位盛怒向鳴岡曰知劉道亨疏所從
来乎此同鄉周孔教害我蓋道亨乃孔教門
生上疏先一日在孔教寓坐談良久顯是孔

教與謀即其疑恨如此則其平日鑿枘可知安得謂之相比乎況臣同鄉賢者見在長安者不少誰不知臣與位落落不合人之爲臣辯勝於臣之自辯位臣鄉先達臣難盡言也今鳴岡道亨俱在可證也夫相比與相忤不啻天淵臣之與時來相忤如彼與位相忤又如此事甚易明人皆可證彼譖人者亦獨何心臣承乏兩臺惟是掇拾瑣尾塞責了事臣誠不敢乃事闒

國家大計未嘗不極言力諍姑言其大者即如
朝鮮之役姦臣誤
國臣流涕上疏至再至三卒回
天聽廷議之日臣又正色力爭力排衆論始有成
議臣爊自伐不敢盡言惟是臣之禍根實種
於此當是時無論奸黨深怨切齒即一二與
議之臣舉手獨臣曰今日從之利害一言而
決我等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也臣聞之且
慙且懼盖任獨生忌怨深貫禍勢有固然自

後讒人造言流謗乘間以中傷臣者無所不
至無形而影不風而波十年以來臣至於多
凶多懼之地卧於刀山劍林之中今茲無端
蜚語皆從此出或者不察而過聽之也是臣
且以言貫禍而臺臣謂臣為十年三纖過矣
至於李堯民為大理寺少卿臣為通政使司
左通政彼此異署各安其位原未有爭及堯
民推陞府尹病不能赴
請告而歸何為臣逐臣力非能逐人即堯民亦非

臣所能逐者至於臣與陳子貞倖之淺深

大明會典吏部職掌開載甚明吏部先以錯推改

正此自吏部職掌吏部何厚於臣而薄於子

揭之有無今管

大計諸臣見在可問嗟嗟揭人者狗彘不食其餘

臣有死不為矣臣中年無子娶妾之事誠有

之安得三四十人之多臣性雅不好聲樂歌

舞三更全屬無謂臣先年帑之鹽差最號清

楚十萬之眾何所從出先令鹽差諸臣見在

可問至於學差原無贓贖尤為清淡若謂學院百萬臣竊計即八府貯庫之銀糧尚且不能滿百萬臣督學三輔稍稱得人案首優等中式者甚多今翰林吏部科道俱不乏人試一問可知也總之二差宗契終當為之而後知之會推出自大臣僉謀誰得揀擇若謂臣三推三易地為揀擇則今尚有屢推屢易地至五六處者亦為揀擇耶若如臺臣所謂一推一處不下不許再推別處則此一推便為

禁錮必待原推之缺出而後可矣疏薦二弁臣原無一面

天日可鑒祇緣海上多盜博詢將材臣始而詢之主事王之都已而臣又詢之按臣楊廷筠已而又行該道楊洵查訪衆謀僉同咸謂二弁可用臣始疏薦臣入三吳惟飲三吳之水此人所共知乃受賄於廢弁臣非乞丐安得至此今楊廷筠王之都楊洵見在可證也臣十一月初九日

命下次月即出京領

勑治裝不過隔月何故逗遛十年京邸故人親知杯酒握別亦是人情何煩白簡臣甫入境延見士民咨訪利病亦是臣職況臣所接見者皆林下高賢無權無柄何所黨緣總之臺臣與臣原無嫌怨夙聞言事自其職掌臣復何尤但其間必有巧於中傷而臺臣不覺過聽況疏中論及縣令之遠細及飲食之微是伺臣者不消不容害臣者不去不休伏乞

皇上垂鑒將臣亟加顯斥以謝人言以息危機[illegible]

選賢能有望者速補是臣庶黜陟當而地方

寧矣緣係望輕招侮聞言增慙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以息危機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舍人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陳情乞身疏

為

天恩罔極臣病日深懇乞

聖明俯憐放歸以全餘生事臣行能淺薄無足比

數遭遇

聖恩過叨

擢授畢命馳驅未償萬一不虞賦命數奇頃被

人言隨經辯疏席稾待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覆臣留用奉

聖旨三吳根本重地周　到任未久既大得民
心著照舊供職欽此欽遵臣望
闕叩頭感激流涕即碎首糜軀仰報
高厚臣復何辭惟是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先是
督理學校披閱過苦氣血兩虛遂成內損今
三吳之役兵機錢糧事務煩劇臣勉力支持
少事煩舊疾轉增痊可無日即今呻吟牀
褥一切廢弛三吳非卧治之地殘撫非養病
之官倘不陳情乞身萬一江海疎虞咎將誰

議是敢哀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察臣悃款之愚
憐臣沉痼之疾
勑下吏部查
覆容臣回籍調理並選賢能交代臣幸而痊猶得
與田野之氓歌詠
太平即不幸而不痊亦得遂首丘之願臣死且
不朽臣無任祈懇待

命之至緣係
天恩罔極臣病日深懇乞
聖明俯憐放歸以全餘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江南疏稿卷之七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　祁承㸁　陳以聞　仝校

為糾劾不職官員疏

為糾劾不職官員以備考察事照得萬曆叁拾伍年又當
大計群吏之期所據撫屬不職官員凡在三年之內者例應糾劾除池州府通判韓瑞黷貨無厭官箴大壞鎮江府通判莊以裕放肆不檢

職聲已彰青陽縣知縣傅賓闇昧昏庸左右
爲政長洲縣知縣闕政善綿薄庸劣煩劇難
任臣方會疏參論臣疏已具及見邸報知已
爲撫江都御史參論以故臣不敢復贅已分
別劣狀填入冊內報部院備察外其他職跡
昭著物議沸騰者臣得八人爲謹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宋燾楊廷筠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松江府陞任同知李暹性多側媚
才甚疎庸雖彌縫於當年實敗於去後押

既門子涉羅多侵其蠱惑委用積書蘇敬亭到處橫行聽信屬託則貧而理直者雖仰必屈富而理屈者雖屈必伸僉序廣文武等皆其含寃之人潛通關節則邢光先犯人命而不究徐在廣殺家奴而曲庇陸科徐俊等俱是吞聲之輩沿海點兵攜鄉觀關王二相公同行各哨練餽遺不下二百餘金全不顧成李之嫌給散兵糧縱容積書蘇瓚需索常例每名十兩幾成脫巾之變急缺段疋每疋扣

銀十兩輙以舊跤抵搭機戶之受累堪憐解到兵糧縱令庫吏每封竊取六七錢仍發還該縣解戶之賠補何罪監生萬增之金首飾由倩盜船載田者也至今有滿船月明之謠監生李嗣數之二百金由菜罈送進者也人皆有菜根可味之誚最可恨者百戶馮大用之委用不由廳詳細故耳胡為責罰二次竟成尤泉之恨周一之誤河工亦細故耳胡為斃之杖下遂飛六月之霜昔日之得美轉備

力大紳令司之掛吏議實快輿論廣德州見
任知州文禮識見昏愚才力綿薄始猶局局
尺寸奠叔桑榆之功繼乃營營身家秖饕谿
壑之慾非大造年違明禁而擅征税舁民已
疾首不堪當考校日憑醫官而潛通賄賂士
多捍臂不服治訟師如治蔓草惟恐不盡乃
張某一訟師令之寫狀且給圖記焉得無滋
之使蔓乎蔓難圖也除盜如縛猛虎不得不
急乃遊僧三真盜竟置不問從輕釋放得無

縱之出押乎傷人必多義穀原爲防饑而設每年做青苗收息不啻千石幾於牙儈之爲里長不過供役而已每里取白炭發鋪不啻千斤真乃市井之行夏崇勝爲人後應繼而不得繼竟令夏允蹟爲不祀之餒鬼蓋由夏瀾百金之賄入而育民宗國賓之過付有據濮糜誤傷毋死應究而不究竟令伊母抱不瞑之冤究蓋由濮糜百五十之賄入而醫生王銓之潜通不虛鐘鳴漏盡之年故爲倒行

逆施之計康陽已獎名撿不修太平府見任
通判徐致和才識昏庸關防踈縱寄腹心於
吏書陳嘉善等凡事全憑擬置仰鼻息於門
快魏宗堯等輔賂嚼由私通督稅蕪湖縱二
子及門館方先生夜宿妓女張七家尚不知
防則弊竇無嫌又妄開庫咒之出柙椶索糧
船立致運軍黃邦奇投濟泊流戮於激變則
犇魚歆恨可知鷹犬之横行報單則以多作
少如廣商盧元應稅叁百兩劉黎應稅壹百

伍拾兩磁器商方廷栢應稅壹百兩俱止報十分之二三其餘匿報之稅作何支銷私收則以少加多如胡梆客宋宥正稅陸拾兩紙容劉金正稅伍拾兩水銀客吳東元正稅陸拾兩俱外加倍之不知額外之加竟何着落乾沒文簿而衆怒欲逞非蕪湖張知縣解散終成聚譟之呼掩耳胡以盜鈴加大檪頭而羣心不服非繁昌鄧知縣慰釋又見攘臂之辱焚身何能惜齒廻欄之旗敝江棍徒黃順

福黃大生等主豰千金之產騙詐之徒如織猾役陳發善胡克中等巧爲三窟之淵民已雜必曾有天德兵合縣陞任知縣劉文定斗筲小器驕縱不經吏書之撥置俱多而林大鄉之[illegible][illegible]尤甚嘗延見吏民之物受里長常例銀三千餘金即備用銀鍾盤一槩收受累里長鋌總等揚價賠償委大使收稅之時票取稅銀一百餘金藉口公用實入私衙害大使劉從政鈌額掛議民壯湯奎等婪獲客人

汪大等私鹽數船計鹽價不下七百餘[illegible]
報上司者十之二耳其餘竟無下落城外[illegible]
橋每日放關二次計三年稅鈔不下千餘[illegible]
其報循環者十之一耳其餘作何支銷私用
婿藏千餘金臨行責庫吏徐廷陽等賠補數
三吏各斂百金之產祇憑薦紳一緘書即寄
皂兒毆死張氏不問令匹婦竟含九泉之冤
當年彌縫甚工去後穢聲已露當塗縣[illegible]
知縣王思任年資甚青而性放易於招[illegible]

識儘裕而防踈難以懾姦信揩書周相弊[illegible]
耳目交通無忌寵門子吳有光等為腹心[illegible]
暱有聲置酒於私衙為長夜之飲已可駭[illegible]
即戲子小唱亦復得以供役而衙門之關防
蕩然脫袴衣門子以示解衣之眷已可笑矣
豈曰無衣遂令得借為名而陞行之需騙[illegible]
徧縱門書周相等設一櫃於庫傍日所騙[illegible]
旋以投櫃月終各役瓜分粮餼席飽而[illegible]
若罔聞知修治湖陽圩取千木於經紀[illegible]

玗成不時給價雖曰公役而蝸角蠅頭小民其利有發錢正元之家繼原係親枝胡以鐵諒之宴壽而遲疑則吳有光陸百金之斡旋[illegible]盡下人影借陳大貴之被訪自有正法胡為旋擘而旋釋明周桐貳佰金之打點無惑巷議紛紜闔名著貢生也門第吳有光往伊家需索以觸老兄名著愈不受辱蘊鬱而斃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矣於心安乎其完至無行也乃利其餽遺請赴賓筵合邑

撓臂不出公呈商發是借以勸俗皆[illegible]以販
俗異此乎毒也惕家壩之區解散幾滿
可是[illegible]區[illegible]上下爭擇之生詞府戳平殘難
頑蒙釜產爲難回本實之在僅澀嚴奸頑籍
以吳道尚民心之去思尚在良醫何擱不憐
[illegible]是上官上其十体小過維新所圖雍德縣
薪勸知縣事在公十毫不弘執拗自是政不
必便民准求快意荆萬必至於拂衆動有怨
言如縣廳儀門欵例已甚改之可也至於申

明亭文治坊兩廊吏舍獨不可以次舉[illegible]

不量力而一槩更新

文廟察院司敝漏不堪新之可也至於延賓館養

濟院是亦不可緩乎乃不度時而一切整理

僅僅期月之間而諸役並興小小彈丸之[illegible]

而百堵皆作甚至民房毀而家有覆巢墮[illegible]

之悲城門塞而人有輻輳途窮之慟此猶自

止於喜事耳至此攢造書册每里出銀陸錢

不下千金作何支銷拆毀舊倉分賣各里[illegible]

曰助工誰肯相信開池募工於富家造塔齋
耶於大戶科罰之令如雨咨嗟之聲呼天[illegible]
可恨者蔣尭亨謀娶梅氏梅氏不從自刎[illegible]
見志豈不毅然有大夫之氣哉即磔尭亨[illegible]
謝烈娟亦通邑所快乃不罪尭亨反罪原[illegible]
梅富壽是何心也姚宗女既許梅魏國而[illegible]
許張極貴與俗之極惡者乃不斷歸魏國[illegible]
反歸極貴又何說乎以若所為是使人盡可
為夫而夫不能有其妻傷風敗俗莫此為[illegible]

不知縣官轄百里之符而提四維之紀[illegible]
敗壞至此臣殆不能爲本官解矣百事周[illegible]
四民嗟怨吳江縣見任知縣秦聚奎行無[illegible]
飾心亦真誠但性甚拗而不平以故事多[illegible]
而取怨聲望頗著於舊任功名損於今宜
如鐵糧固當及額而以較亦當分完欠之多
寡乃不分多寡一槩嚴以致令里排沈彩[illegible]
盛暑入獄問多斃命政體固當嚴明而用[illegible]
亦當問事情之大小乃不問大小輒用[illegible]

大板是以皂隸王臣等玩法致富民何以堪
科罰原有明禁被頭邪金於恩等八十餘兩
無名罰穀二三十石每石折銀二錢八分餘
指公用而心利其頃糧米原無加耗總書吳
宗周得各衛穀並備兩聽其曲稟每百加增
數十石利歸胥而怨則獨任錢穀出入自
當嚴密乃信委總書吳宗周盜銀二封當堂
拶出而不問得無欣李之嫌人命詞訟自當
避嫌乃曲庇生員盛朝英與書一紙隔縣關

談豈其遂麻之託獄因重務也胡為漫不經心以致殺死吳俊越獄而本官猶若罔聞得非縱押出府乎李麻子母裸體後門亦細故也謾為既知責治仍罰穀焉不啻蹊田奪牛矣新生錄田送學乃是美事豈其事非得已而徑往江營沈生負援例納監亦是故事何乃故為阻格而不行起送雖本官自謂無心而士民誰不有口大都縣官寄百里之命須得一邑之心苟士民離德而離心則行事必

疑手而疑是故其時不惟本官弃視其邑恨
不奮飛即去而合族視本官喜其速去上下
相慶人地不宜督過縣見任知縣范言放蕩
不羈頹散自便志不關乎民社而飲酒賦詩
是不屑乎堂皇而廢時失事罔利不論輕重
動輒五六十兩多無擬之寬聽理不分曲直
一槩一兩三錢淵青蚨之入鈐櫃冊籍最當
清查乃憑戶書姚證等作弊致令汪侃等冒
免而不知徵收少耗已有明禁乃憑戶書陳

心等指撥每兩明加一錢盡入囊而不顧辭
遞支應銀四百二十兩除支外尚有剩銀六
十兩乃借此差煩一縣乾沒書手陳明吾之
畫策甚至平米三萬二千石除本色外仍有
折色八千一百四十兩乃每兩加平銀玖分
大肆剝斂擅科郭心泉之處并有力鄰縣之
遂因雖罷不聽同册之証謂何天官之稱呼
雖蠹必諱貫盈之冤誰白取貨物於行户價
不半給縱家奴通皂隷全無關防才力甚歉

衝劇難任以上八員在李暹文禮俱應照不
謹例革任閑住在徐致和劉文完王恩任俱
應照不及例在李在公應照浮躁例各重加
降調在秦聯奎危言俱應照不及例改調簡
僻者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李暹
等分別議處庶官邪知儆而於吏治未必無
小補矣緣係糾劾不職官員以備考察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陳德明齎捧

謹題請

旨

糾劾庸劣有司疏

為糾劾庸劣有司以安民生事臣竊惟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之害民往往多急於貪酷而緩於庸劣不知貪酷之吏一人貪酷耳乃若庸劣之吏吏書為政則滿堂皆貪酷也此其為民之害亦最烈乃臣所聞庸劣如句容縣知縣施栻者可使一日在民上乎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句容縣知縣施栻性本昏庸情虧

麯糵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親一味糊塗[illegible]
且蔽麥不辨菽至來謁袖中出一紙約可[illegible]
四幅臣意此必該縣因革事宜也已而開[illegible]
乃屋圖者二臣不知其觧臣猶謂或者[illegible]
已而徐察之見吏書則口口稱列公吏書[illegible]
望揖則深拱稱公請起即有犯者不加鞭[illegible]
惟於後堂以板凳擊之有同兒戲吏書絶[illegible]
畏憚臣猶謂儒官多迂腐不習為吏耳久[illegible]
習之已而徐察之乃知本官實有酒癖者[illegible]

本官生平嗜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其叔深慮
之為置銀卮一隻內鑿毋命二字其卮約可
受酒三兩戒之曰飲此三卮而止本官初奉
毋約惟謹亦惟三日醒耳已而庫吏以三白
酒進見而大喜對酒笑曰我與你五十餘年
好友奈何一旦拋別為薄行頗相好如初於
是一飲大醉頭面跌破血流霑衣不出堂者
十餘日自後每出堂無日不飲每飲無日不
醉每醉無有不亂開倉於龍潭與曾糧主簿

為長夜之飲彼此大醉攘臂相詬左右攏户
竊笑何亂儀也醉納戲子小馬為門子怒其
師應選重責五十板幾死一切聽理多醉中
行杖醒而不知甚至杖至無算者何亂刑也
户吏張問行盧毓秀乘醉盜印爭攘公堂而
堂書李應祥門子楊應選私賣截票白役紛
紛於村落之間而本官俱不能問也又聽猾
書李應祥枉道驗鹽已而應祥得商人程嗣
吉重賄從旁高聲分付免驗商人快取酒來

本官惟有俛首酣飲又不能問也又縱門子楊應選受馬户曾應武等銀五十兩爲代禀領出馬價五百餘兩致府查追未結而本官又不能問也群小又何亂政也至可笑者道出龍潭大石當道本官下而熟視之曰此怪石也吾佛法能驅之用朱書符驅之不動怒而鞭之六十取地方保結而去又道白下至土橋下而疾呼曰橋下有鬼於是披髮赤脚仗劒捉鬼誤將地方萬棟重責五十板幾死

又道經曾尚書祖塋其山高聳左右請步行
本官叱曰我有龍駒一躍可登須臾墜馬面
目俱傷血流滿地其甚者微行褻服與門子
楊應選往民家陳堂子內去巾幘脫衣服裸
體露形而浴廉隅盡喪恬不為恥至於驅逐
典户或謂受吳自新等常例銀百金查禁鹽
商或謂受經紀江禹門等常例銀八十金查
禁溧水各縣鹽商或謂受王監生程泰鄭僑
等常例銀五百金此其事似未有的據大都

本官一酒徒耳居常惛惛即醒而醉何必酒
況繼之以顛乎顧茲衝疲之邑又當災傷之
後而以百里之命寄之一酒顛向容之民何
罪即令衙役縱横刑政放紛閭閻驛騷怨聲
載道若不亟為之所直待其大壞極敝而後
為之救民之受其害者已不可言矣參照得
向容縣知縣趙栻如風如狂不當沐猴而冠
如癡如盲全憑狐鼠為政據其顛狀誠難一
日臨民惟是酒狂或可望有時省改況抵任

甚淺弃置可矜似應改教以示曲全者也伏

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知縣施楙

姑從改教覆議

上請定奪遺下句容縣知縣員缺另行銓補庶庸

劣知警而生民獲安矣緣係糾劾庸劣有司

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

人黃大用齎捧謹具請

糾劾疎庸州官疏

爲糾劾疎庸州官以清庫藏以重吏治事竊照庫藏錢粮有司重務監守之責條例甚嚴臣受事以來三令五申不啻數舌矣不意有疎庸知州如陳隨者臣據其失事之狀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爲

皇上陳之臣於八月閒初聞太倉州庫被庫吏侵盜官銀數至數千兩臣且信且疑尚未遽發姑待州官申報已而遲之竟不申報臣乃行

蘇州府同知蕭九成查盤越七日州官始申
報庫折銀貳千玖伯伍拾柒兩有餘乃庫吏
錢應元張遠羽夏雲鳳三吏通同侵盜者也
籍非臣委官行查則該州將終隱不報乎是
可隱也孰不可隱也臣猶謂一事偶差容令
積過不虞失事之後數日之間又據該州申
報又被新庫吏陳翔元侵盜官銀貳千伍伯
餘金臣見之不勝駭異夫當綜覈查盤之時
正本官遭蹶慎足之日各吏追比之際正將

姦旁觀破綻之秋乃覆轍在前敗檬蹟至此雖神姦積玩罔不畏死乃本官平日刑政放縱漫無防檢即此可知夫數笱防魚朽索馭庸陵夷之漸有由來矣除將錢應元等嚴行追究盡法究擬外參照得太倉州知州陳隨性本儒柔才復迂滯踈防失馭既啟慢藏之愆誨盜厚已難辭典守之責惟是操履未壞民情頗安所當量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陳隨酌量議處

遺下員缺另行銓補施行緣係糾劾疎庸州

官以清庫藏以重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糾劾庸劣文武官員疏

為糾劾庸劣文武官員懇乞

聖明俯賜議處以飭吏治事臣猥以菲才謬蒙

皇上任使撫臣三吳惟是兢兢思安民之要在於

知人凡文武臧否加意綜覈乃得不職文武

官二人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常州府督糧通判楊尚昇才本昏

庸性復疑忌始而積疑成病繼而積病成狂

出必伏劍人人疑其殺已居必設備處處都

是異人既苛以繩吏書秦士則等令其無以自容致使凡事播弄多差謬又寬以縱積役沈方曹良等全不能約束致令到處指稱最道怨聳倏然而笑又倏然改笑而為嗔似病矣乃取貲物則虧舖行管關稅則多罰贖又不似病者所為亦可謂善病矣見崔典史剝露承見陳通判則謾罵似狂矣已而於陳通判則長跽謝罪於崔典史則甘詞相懽又不似狂者所為亦可謂善狂矣似病非病似

狂非狂藏機械於譴浪之中寓變詐於群狂之内最可恥者踰垣而出郡中大索不得已而得之竹林艸澤之中散髮箕踞而坐大爲士民所笑甚爲衣冠之羞此一臣者以若所爲即降處亦不爲過惟是服官未久情亦可矜所當量調簡僻以示曲全者也又訪得中平鎮把總楊守愚深情厚貌拜示循謹貪殘嗜利大決關防初見府廳止會説老恩臺檯舉一語與識荆第一談吐矣自後即百相覬

不易此語也一語之外竟不能吐一奇到任以來止革識字一名此初政第一振作矣已而又為哨官狀用卒不能革也是一事之外竟不能幹一事條議革短差乃仍派長差每名折銀三錢有餘名曰長差錢操兵例不上班乃仍用更班每名折銀四錢有餘名曰上班錢、新兵上役每名索常例銀八錢家人三兒、銀二錢俱健步汪淜過付操兵許于老等證家人占役六名每名冒工食銀十兩朱撫

一人着役識字汪道元汪滔手支領燈最可
恨者猜稱祭謁擅離信地私自回家全不顧
官箴大有干清議此一臣者碌碌無爲草草
營利最工漁獵之計豈是鷹揚之儔所當革
任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勑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尚
昇量調楊守愚革任庶一時官常清肅而地
方有賴矣緣係糾劾庸劣文武官貪懇乞
聖明俯賜議處以肅官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旨

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縣官虛報錢糧據實摘發疏

為縣官虛報錢糧數多謹據實摘發以清宿弊以戒將來事據華亭縣知縣熊劔化揭開看得華亭縣歲徵折銀貳拾餘萬兩糧重輸苦豐年有秋熟之區圖而凶歲多難湍之分數每遇考成必藉虛報虛報者用以救急於目前徐且補輸於後日而不虞其官之輒以事去也署者第受成數安問以前之典守署更一署令置一令計無復之不得不襲其套

而為虛爲民亦以為是固然耳其遠不及稽自萬曆二十四年方知縣去至俞知縣八年之間令更四易署若碁置矣故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共計虛報布折等銀玖萬叁千陸伯叁拾陸兩捌錢伍分並報在庫候解上未嘗不察其虛而心不欲以無已之求并督而苛繩其下下未嘗不巽其實而勢不能以有限之日竭澤過取於民其遞為虛也非上下之相蒙民自虛耳第云在庫則

恩赦所不宥候鮮則緩急惟所取職之典守在庫
實之間此時若不揭明將来作何推諉等因
又據青浦縣知縣金玉節揭稱本縣到任後
即將屢年一應錢粮通覈完欠實在數目内
查得二十四年起至三十一年止虛報京庫
錢糧叁萬叁千有奇本職任内除徵補過外
尚欠銀叁萬柒伯柒拾陸兩柒分寡擬瑞狗
馬悉力徵補今華亭業已開報本職豈宜隱
忍等因到臣據此先是臣奉

命承之三吳即詢知此中之賦役最煩而出入易
溷縣官之催科最苦而吏弊亦多即通行申
飭備有別弊許令發覺今據二縣檢發虛報
數多至此殊為可駭臣竊思此弊不獨華亭
等縣為然隨經會同按臣馬從聘牌行蘇松
常鎮二道委官清查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
得錢糧原有定額而徵解之數最要分明催
科不妨於拙而完欠之報最要責實故必實
徵貯庫方可報完既經報完即當起解何華

亭青浦二縣累年虛報多者幾及拾萬少者
叁萬有餘見今
國儲告匱計臣焦勞使三吳郡縣皆如此則
軍國之實需祇爲紙上之空言況此中財賦與
區從來稱利藪亦稱弊藪即事事求實而蠹
吏猾胥那移影射尚不能保其無列自處於
虛人亦何所不虛上下相朦何所底止既經
繼任各官開報前來合先具
題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

上請俯容臣會同按臣督行兩道清查華青二縣見開虛報之數及通查州縣但有已經報部實未完納者倘係侵匿等弊經手官吏人等各照律例盡法究處若果民欠令其設法催徵務期完足第三吳賦重百姓煩苦見年錢糧尚不及額歷年帶徵安能及期譬之櫛髮者一日一櫛不為苦十日一櫛便為苦矣伏乞

皇上俯賜一分之寬許令漸次完納至於人豪大
户情頑不納容臣引例治罪其虛報各官侯
臣細加查覈分別議處庶歷年之夙弊可清
而經費之實用有裨矣備行臣遵奉施行緣
係縣官虛報錢糧數多謹據實摘發以清宿
弊以戒將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羅因越獄查參疎怠官貟疏

為羅因越獄查參疎怠官貟以肅法紀事據

徽寧兵備右參議林汝詔呈奉前巡撫曹都

御史憲牌內開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據寧國縣申稱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強犯周

天松李洪祥領衆并弟吳一元徒犯洪天元五

人越獄當經獲到周天松李洪祥二名仍有

強犯陳守吾吳一元徒犯洪天元未獲及查

強犯四名俱未獲據徒犯一名係竊盜招詳

本示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問刑條例內開竊罪重囚越獄三名以上掌印巡捕官俱住俸戴罪緝拿令該縣未獲強犯雖止二名而越獄強盜實有四名並合三名以上之例法應參處第當時已獲三名則雖未盡獲自可蹤跡姑批該府嚴限緝拿迨及三月有餘猶然未獲獄囚重務

明例豈容延緩隨經牌行該府作速查明詳

以憑

題參去後未據詳報擬合行催牌仰本道即查
寧國縣越獄强犯周天松等四名徒犯洪天
元一名已獲者是否真正越獄人犯未獲者
有無緝獲掌印廵捕官照例作何參處一面
嚴限緝捕務期盡獲一面作速議妥具由通
詳以憑會
題施行等因奉此隨經催行寧國府審招呈道
查據方承高招稱是高與黄文棋等俱充本
縣獄卒看守大監及有快手饒惟信等俱撥

在監看守獄囚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內有越獄即拿獲強犯周天松李洪祥二人與問案強犯宋儒等及越獄未獲強犯陳守積吳一元打劫失主胡萬芳家財物事發監候見審未結又有越獄未獲徒犯洪天元偷盜黃志鵬家財事發問徒招詳兵道未示本年六月內遇蒙巡按曹御史憲牌行府并行屬縣吊取見監一應輕重罪犯解府聽候審錄隨即差人押解各犯赴府伺候內有一起斬犯殷

朝用年老情衰不顧送審強把周天松等一
起徒杖洪天元一起俱見問未結照舊監候
聞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又蒙本院憲牌行府
并行屬縣將一應大小官員及吏書人等赴
府取討供單手冊上照數帶官一員看守倉
庫等因隨該本縣將洪儒學訓導梁將芳并
撥農民陳大遠看守倉庫備因本縣丞知縣
巡捕沈縣丞俱於本月二十四日赴府送審
聽考二十六日清晨時分洪天元將銀三錢

送與廷高接受寬觧手肘廷高又沽酒進監付洪天元請黃文棋并周天松等同飲黃文棋亦得受周天松等銀八錢鬆放手肘陳大恩饒惟信等俱不到監看守至本日午後周天松等乘遇風雨驟發遂與殷朝用借夾剪一把各將足繚剪斷從廁屋上跳下踰墻走出比聞天松與李洪祥急往西門跳城被快手胡文禮等捉獲送縣収監陳守積吴一元洪天元俱從北門城上跳下迯走去訖蔣教

官隨差捕快緝拿及將各犯越獄情由呈縣通詳間續奉巡撫曹都御史批開本院申飭獄卒不啻再三乃衆大忠等或不到或受賄縱玩至與爲寇安寢而不出柙也豈一訓導所能約束之耶平日之怠弛可知已已獲者是否真犯未獲者嚴督緝捕限十日內通獲贖罪仰寧國府查行失事人役究擬解道轉詳又蒙本院憲牌行府嚴催隨蒙本府帖本縣遵拘廷高等到官審明將廷高與黃文棋

供問擬獄卒受財故縱者與因同罪至死全
科律絞陳大忠等不應杖罪解府覆審無異
招解到道又蒙本院牌催嚴迫除將未獲越
獄人犯責令府縣印捕官督捕挨拿外令該
本道覆審得寧國縣越獄委止孫犯周天松
等四名徒犯洪天元一名已獲周天松李洪
祥二名的係越獄人犯未獲孫犯陳守積吳
一元二名徒犯洪天元一名委果見問未結
獄卒方廷高黃文棋合照原擬問絞陳大忠

等俱應擬杖等因招呈前巡撫右僉都御史
曹時聘批候會
題間今臣接管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各府州
縣掌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獄三名以
上俱住俸戴罪勒限緝拿六名以上調用限
三箇月以裏有能盡數拿獲者免罪若偶因
公事他出致有疎虞者減見在主守之人罪
各一等兵備官係駐劄處所失事二次叅奏
罰治等因遵行外據呈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御史曹楷巡江御史朱吾弼看得防範獄囚
有司首務臣檢閱舊牘見前撫臣於獄禁一
事戒諭申飭亦既詳矣乃寧國縣猶有越獄
之事即此一日之疎虞已見平時之玩忽除
臣接管後復行有司令其加謹防範務保無
虞外所據失事各官法應參究參照寧國縣
知縣丘應和出宰百里干掫之戒已疎巡捕
縣丞沈英巡緝一方狴犴之防未密儒學訓
導蔣彥芳既承看守之委即有典守之責廓

究坐律罪實難辭以上三臣均擬一體罰治為知縣丘應和縣丞沈英偶因公出閒當末減又知縣丘應和近雖陞任亦當並議者也寧國府知府史起欽身膺郡寄應之周詳巡捕同知孫學詩專司總巡防欠周密均應量加罰俸者也其徽寧兵備道事太平府知府鄧思啟駐劄不係同城失事止於一次且經陞任例應免究伏乞

勅下都察院覆議

上請將知縣等官丘應和等罰治知府等官史起
欽等量加罰治署道事知府鄧思啟免究其
見獲閻天松等聽別卷歸結未獲陳守積等
容臣等督率正罪庶法紀可振而群吏知警
矣緣係罪囚越獄查參踈忽官貟以肅法紀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